王禾仲史薈序

余里中有王禾仲太史大中丞鳳坪翁之仲子也翁以伉直衆辱故李將軍拂衣歸沸上仲子方髫丱耳曾記

先君邀歷劇談竟日意槩
不可一世精神晻暎數人余
時從旁竊窺驚詫以為疇
人而仲子顧獨心折余謂先
君曰明年里中一人得雋者

必長公也已先君栢館舍余
髫丱在疚未仲叔氏武邑
翁延余開塾授署是時中
丞翁閒居招致諸知名士
宙合雲來亭手自評騭其

文一時籍最盛事而未伸顧
獨恨不能致余也者余兩人
殊相臭味每試亦輙相伯仲
余惟才百不伸子若謬獲
先鳴而伸子以丁酉魁稷下

甲辰射禮闈首冠本天之
選則愈益發憤下帷而文日
益奇進海內士皆推以為鋒
讀館課諸行卷何異歷下
濩生也仲子故倜儻不羈豪

欽任達人目之為狂初入中秘
余遺書以鉏鋙氣劇態色戚
之仲子復書謂狂奴故態不
覺復作之甚此中豈著此偕
矣哉公言及此是先大夫有靈

使教我也庚戌令校會試士
得人為多余以先太宜人服
除至京見其手、徐、恭謹
退孫絕不類仲子為人趣
生一滴不入唇四視角執諸

生時精悍之色猶見於眉睫距今幾何而望之若木雞矣余益驚喜以為與真公輔器也每見輒把余臂傾倒不忍釋不知其殆將逝也

仲子圽七年而門人史君守
襄陽為刻其史薈問言于
余、與仲子為篇汝交且世
有雷陳之好聊為熟數其生
平以志人琴之感乃是書數

年始成纂輯題置亦良苦其
挈要鈎玄綜采錯華者海
內自有玄晏賞之無俟余贅
顧此何足盡仲子之奇大中丞
翁歸田不更畔宅不更隣先

世遺貲仲子盡以推若兄而
身作蠹魚萬卷中目十行下
一覽不復再讀所著有三蒼
學形聲備檢等書暨四子禮
經勦說行世而文集藏于家

公子青緗秘不以示人若曰太
史公之續吾祖可令中衰絶手余
乎此真能讀父書者也太守
治郡必籍吾師吾師即其篤
授誼益可識循良之績與木

仲眼目之長矣

同里眷友弟杜詩以興父

書於楚郵之氷玉堂

史會序

古人約史者多不能雋正以全書具在其文事穿接汪洋逸鳴可聽耳今就其中劃剔斷解以與全書並傳其將能乎迺曰

人稱唐荆川李卓吾二書
然唐過于冗而李傷于諧
卽李有一種偏至之論况
到之情可喜可驚幾使
前無荆川而論次叢浪
非史家本色讀來終一

傳兩傳輒思全書甚其故
不可解也向語之友編脩
王木仲極以為孫未仲於
近秦文人少許可獨服其
鄉人李于鱗謂其詩不
若文甚遠而文之大篇

以爲不在司馬遷班固下
時〻取其叙事頓簡一二處
向余道之〻一日故檢討陳伯
全在朱仲所余適過之〻朱
仲復舉前語且云小說載
覽馬殺犬於道附會歐陽

公以爲齊然歐五代史皆
此類宋人髙譽之可惜也
余嘗目朱仲伯全息云
兄素遷囿于辭者于辭
劉孟文而曰謹教申義
凡他截傳子而不可讀者

甚家以昌言之皆殺犬者也
三人殊哭至齒冷乃去他
日伯全又言左氏其文則史
匠明本意單行其業而後
人以附經遂稱之曰素臣左
氏肯甘心乎未仲未有言

余云丘明解經事半出經外
且其文不一法或先事而呼
或後事而應固宜如子言
然莊七年經文凡四左悉
注之如此類極似今之訓詁
家且班固云丘明論本事而

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
也然則左傳之為春秋註
腳何疑乎未仲抵掌謂余
言可信又能為植報東門
之後矣久之余在潞河聞
二兄先後去世余為哭失

聲自後凡讀史輒憶二兄澤
下至羅去於今者八年矣
襄陽史郡君梓來仲史
嘗來謁余序余為來仲
故幾廢史不能讀今安
能序來仲所嘗者而傳之

且事止兩漢文僅三史自
三國以至宋元文則有差
事蹟可論述而皆不與嘗
中意非完書耶未伸而在
歲叢姑藏以竢其業而余
與郡君懷傳之將無發未

仲所未竟之意乎雖然未仲嘗
言馬遷班固以下無史矣而
然猶及泥所取不可謂非後
也且鉅之朝典細之方技
以類從之而一評其成虧隱
顯脩短欣慨遠近含吐之

故又亟取唐語之潔者摹
語之正者而附其上已為純
備如全書可傳矣未倂為
人絶有賸識 凡言嘉隆間
寧相首宗趙文肅公而數
稱令諭德孫雅繩以為後來

一人蓋余四人者皆同門
友也而最厚獨余以郎
署譚浪其間兩人先卒
今已八秊而未伸又不能
不託狀以傳可悲也大蘇
記文潮州皆生平戲語

以追其契好不能忘之思
余亦歷數向日三人訓往
之言以志余悲以報郡君
郡君字紹卿為宋仲門
人治狀類漢循吏傳皆
可書也

萬厯肆拾陸年三月望

日友人成都朱之臣撰

史薈上編目錄　史記前漢後漢

卷之一

帝鑒

太皞　炎帝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夏禹

殷帝陽甲　帝武乙

帝紂

周文王　武王
穆王　夷王
秦繆公　楚靈王
秦始皇帝　二世皇帝
漢高帝　文帝
昭帝　昌邑王
前昌邑王海昏侯賀武帝孫
元帝　哀帝
光武皇帝　明帝

章帝　　靈帝
弘農王

后鑒

晉獻公　　秦孝文王
驪姬　　夏太后
漢高帝呂太后　　漢武帝李夫人
班倢伃　　膠東王太后
元帝王后
光烈陰后 東　　明德馬后
和熹鄧后　　順烈梁后

獻帝伏后
儲繫
漢惠帝　元帝
成帝
太子太傅張佚　明帝東
宗人志
秦公子將閭　梁族人立
河間獻王德　江都王建
趙王彭祖　廣川王去

燕王旦　淮陽獻王欽
齊武王縯　東　廣陵王荊
太尉寵　大司馬虞
戚里志
後漢外戚傳序　竇廣國
脩成君　博陸侯夫人
昭平君　上官桀
思成夫人　霍禹
王商王音王立王根

賊莽　陰興
樊儵

卷之二

寺人志

秦趙高
漢中行說　弘恭石顯
蔡倫　十九侯
五侯　侯覽
曹節　呂彊

蹇碩張讓　左豐

貴倖志

江充

群盜志

李廣利　賊莽再見

子嬰　董卓

漢末群盜　公孫瓚

袁術　牛輔

李傕郭汜　荀彧

德行記

韓信　石建　石慶
衛綰　轅固
蘇武　陳咸
朱雲　金日磾
疏廣　龔勝
于定國　蓋寬饒
來歙　耿恭
王丹　承宮

鄭均　鮑永

廉范　蘇純

楊喬　劉平

淳于恭　第五倫

鍾離意　何比干

袁安　申屠蟠

傅燮　臧洪

李固　吳祐

范滂　朱儁

任延　李業

李善　繆肜

范冉　王烈

卷之三

臣君記

先師　晏嬰

漢宋昌　張釋之

田叔　韓安國

龔遂　杜欽

班伯　王尊
耿弇　陳禪
戴憑　公沙穆
守法記
漢曹參　汲黯
東方朔　尚符璽郎
師丹　王閎
宋弘　樊儵再見
張陵　虞延

寒朗　朱暉
袁安再見　种暠
陳球　張奐
黄浮　楊奇
牧民記
韓延壽　王尊再見
卓茂　魯恭
虞延再見　龐參
崔寔　衛颯附茨充

任延　劉洪

義俠記

楚莊生　齊田文

趙趙勝　魏無忌

齊聶政　秦尉繚

張耳 陳餘　蒯通

趙廝養卒　貫高

朱建　袁盎

卜式　朱傅

呂毋　　趙熹
蘇不韋　　馮方
張玄　　孫斌
孔融　　王成
孫嵩　　李篤
公孫瓚再見　　袁紹
陳宮　　戴就
才謫記
秦商鞅　　張儀

齊淳于髡　秦范雎
趙藺相如　秦李斯
楚項籍
漢陸賈　酈食其
陳平　鄒陽
公孫弘　田仁任安
丙吉　黃霸
胡建　雋不疑
孫寶　何並

二

蕭望之　王鳳
龔遂再見　嚴延年
薛宣　朱博再見
趙廣漢　尹翁歸
張敞　王尊三見
竇融　馮緄
第五種　宋均
朱暉再見　班超
仲長統　楊秉

李燮　史弼
李膺　童恢
董宣　周紆
陽球　張升

卷之四

高尚記

老聃　莊周
嚴光　韓康
法真　漢陰老父

陳留老父　龐德公
任永馮信　閔貢
荀恁　魏桓
馮良　姜肱
申屠蟠
閫範記
齊執蓋者妻
雋不疑母　楊敞夫人
嚴延年母　鮑宣妻桓氏

王霸妻　姜詩妻龐氏
周郁妻趙氏　皇甫規妻
陰瑜妻荀氏　孝女叔先雄

酷險記

秦李斯　再見
漢晁錯　張湯
王溫舒　杜周
陳咸　翟酺
王吉

雜俎記

齊騶忌子　騶衍
秦蔡澤　西楚項籍再見
漢陳平再見　尹夫人
司馬相如　東方朔
周亞夫　李陵
朱買臣　主父偃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公孫賀

張安世　雋不疑

龔勝 再見　龔遂

翟方進　息夫躬

公孫祿　鄭崇

蕭育　張禹

鄧晨　岑彭

馬援　蔡茂

馮偃　桓譚

馮衍　鮑昱

法雄　朱穆
何比干　袁安
韓稜　趙興
皇甫規　崔篆
种暠　杜根
欒巴　蓋勳
馬融　鍾皓
王允　李瓚
杜密　范滂

許劭　孔融再見
呂布　任延
樊曄　黃昌
孟佗　楊政
戴憑　周澤
趙壹　范式
王忳　戴封
任文公　野王二老
董祀妻蔡氏　胡爽

技術記

扁鵲
日者　龜策
梁丘賀　京房
翼奉　張衡
李郃　段翳
郭玉　徐登趙炳
費長房　劉根
左慈　華佗

天文考附祲祥
望氣　候歲
王濬天使　陳寶
南山大梓　平舒遺璧
漢書天文志　五行志
李尋　漢季災異
括地考
漢地理志
卷之五

中和考
禮書　樂書
罷悼皇后園陵　楗爲古磬
仲夏桃印　季冬大儺
周舉
律歷考
律書　歷書
漢律歷志　後漢律歷志
選舉考

漢百官表　後漢官奉
漢官儀
國用考
平準書　食貨志
兵畧考
楚懷王　項籍 三見
韓信 再見　李左車
王恢　李廣
馮奉世　甘延壽陳湯

段會宗　鄧禹
鄧訓　寇恂
吳漢　臧宫
耿弇　王霸
楊璇　班超再見
段熲　皇甫嵩
李固　荀彧

司刑考

孔光　刑法志

衛綰　張敺

孔融三見

河渠考

河渠書　溝洫志

王景　許揚

四裔考

匈奴　西南夷

漢書匈奴　烏孫

羌　鮮卑

夫餘　句驪

史薈目録終

小引

吾師翰編王木仲先生庚戌分校禮闈余實其門下士也而余之識先生則自甲午始憶甲午余以弱冠觀省試先生方衰絰爲其尊中丞鳳坪翁乞卹典因邂逅旅次間見其風神遒上著見昭曉襟裾蔭暎輒以數十百輩諸爲泠泠慕説者不翅天上人若握內昭華林中翹秀而先生意亦不可一世獨心許不佞兄弟同棨曲臺昇日分剖齊魯鴻溝後先聯鑣耳丁酉同赴省試先生祖士雅先鞭矣癸卯吾兄步後塵追已

酉余始以駑駘售庚戌謬稱桃李一枝先生握手相得甚驩以不負期許爲大幸乃先生氣尚勃發不減疇曩微窺膚澤黯黮銷沉輒驚訝私語及門弟子先生非復疇曩先生也膚澤闇微窺之矣亡何以初秋捐館舍痛摧如不欲生抆淚檢先生篋中藏或散佚未就緒或有志未逮畧具匡窠吁嗟乎已矣而史薈則儼然而在余收藏珍重往復卒業未嘗一日釋卷大都擷史漢正本裁割抄謄手加點定門類分矣剖晰精焉簡而盡正而不詭有荊川之辨著而去其汎濫有卓吾之新裁而去

其邊見足可羽翼經傳頒布學宮淘莪林之赤幟而經
世之鴻裁也先生降神名嶽夙負幼清蚤奉嚴庭切劘
雁序少從中丞翁𧯄歷邊陲尤諳邊陲事倚劍長歌萬
夫辟易逮官翰苑讀書中秘無日不討典故而致究之
窗户溷藩悉置刀筆即彌留之際手不停披口不絶吟
腹笥胸貯不可測以涯涘此而不中道捐也建竪必偉
柰天之將喪斯文何也其不至遽喪斯文也存則其人
沒則其書余遊楚雍謀付殺青更遏　杜公爲其姻親
朱公爲其同門友因讚成剞劂先生尚有禮記註疏翰

林志文纂及詩賦諸篇皆爲諸門人攜去計同心者分

棱壽梓公之海內茲特其一班云

萬曆戊午歲孟夏望日同郡樂陵門人史高先撰

史薈上編

漢司馬遷子長班固孟堅宋范曄蔚宗本史
渤海王家植批點

帝鑒第一

太皞庖犧氏

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

紀當累綦世本路史

伊耆氏始蜡

按三墳太古之始合雄

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

炎帝神農氏

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爲六十四卦○春秋緯、稱自開闢至

紀敘命
紀連通
紀五姓
紀居方
氏提挺
氏通姓
氏有巢
氏與此
稍異

帝以土
德王應
地裂而
陟葬群
臣有左
徹者感
思帝德
取衣冠
几杖而
廟享之
諸侯大
夫歲時
朝焉

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三十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此不可信康節亦不可信

黃帝軒轅氏

黃帝者、母曰附寶、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濬同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獲寶鼎、迎日推策、擧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

按贊曰迎日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也

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

材物、

顓頊高陽氏

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

帝嚳高辛氏

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溉（古旣字）執中、

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堯陶唐氏

帝堯者、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鰥同）在民間、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

歙公羊

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觀南巢牧野之事方知堯舜眞愛其子

帝舜有虞氏

帝耕於歷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庸○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號以章明德

夏

大禹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殷

帝陽甲

不但具札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帝武乙

不畏天故自囊

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

紂不嗜利聽讒費中惡来安得集乎故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天下古今無貴賤賢愚皆敗於特受惟特也莒特陋而亡况其他也

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帝紂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 惡來秦祖蜚廉子

周

文王

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于闕間

化爲松栢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群臣與發並拜告夢、

武王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

將無戒心

爾雅蓐謂之兹

牲、尹佚筴、祝、曰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
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
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
乃出、

穆王

天子觴西王毋於瑤池之上、西王毋為天子謠、曰、白雲
在天、山隊（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
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
汝、比及三年、將後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

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夷王

二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

秦

繆公

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

由余與鞅斯大異其言駭于聽而切於理秦之世由余開之

僖十五年戰於韓原

於是穆公虜晉君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

一宴得此不祥之語折無游魂埋章華而泣乎亡國之主果然獨夫觀靈王二世而益信

入鄖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涓同○人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乾谿之難

秦

龍湖是 秦之夫 計不在 郡縣其

始皇帝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塡

之請立諸子惟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

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

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

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

賦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夷治未必如此善治正如此豈可小康

功

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
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
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
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
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
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
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
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
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

靈王以規爲壇輙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貪功距諫以至於亡彼左執鬼中右執殤宮

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
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楚

靈王

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
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子華
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
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
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

過疑宗室而拙掣之使其白首束手叉無故而發難六籍坑煞儒士即封建如故祇速亡耳陋人輙言不封建肉刑井田不可復治余不敢信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

大是

龍湖各以治三字可賞

龍湖惡侯恐其亂義李斯之謂矣

夏以前是一世界夏以後是一世界秦是一世界元又是一世

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

界明又是一世界治安得同

龍湖卒自隕身滅族者宜矣

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
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
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
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
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
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二世皇帝

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

此當與煬帝紀參觀

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内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刼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輙死死者數千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

沙 獃 晃扶蘇 否

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户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漢

高皇帝

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

是闔外法亦是禁中法

高祖狀貌所謂隆準龍顏美鬚髯者

月成

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進者會禮之錢字本作賮）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箒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不欲言）此非兒女

子所知也卒與劉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
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
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
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
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
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
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
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
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

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

龍湖
三者之
師
兵貴知
彼

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
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
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
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
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食其
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
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
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

兩事是成事六根本

項王衣錦夜行之嘆亦是本懷[illegible]太發

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入、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趨銷印、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

○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

評
人情
龍湖項王失意泣漢王得意亦泣英雄故多感泣矣

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
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
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
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
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
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
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二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
得復豐未復惟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
忘爾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

漢文宋仁觀其不立儲處

藹然之言有不與天下

復豐比沛

孝文皇帝 恒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閲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

之意

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
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
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
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
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
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
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
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
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

武帝素
既雖才
乃弱留
之際桀
羊得闘
顧命知
人難矣
詒禍甚
遂

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

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孝昭皇帝

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

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

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

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

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

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

狼如羊
乃析利
之兆至

聖人

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

[illegible]陵光不立廣陵定於郎之上書廢昌邑定於田延年

不敢復言、

昌邑王 此千古非常事叙之甚詳審䟽[illegible]

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遂引延年給事中、陰與

言光雖不讀書却能斷

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
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
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
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
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
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
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
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
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

毘陵霍光假太后以行廢立遂爲許多篡賊張本

愨態

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

上官氏

更愍

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群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
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
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
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
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
丞相臣敞（楊）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張）度遼
將軍臣明友（范）前將軍臣增（韓）後將軍臣充國（趙）御史大夫臣
誼（蔡）宜春侯臣譚（王）當塗侯臣聖（魏）隨桃侯臣昌樂（趙）杜侯臣屠
耆堂太僕臣延年（杜）太常臣昌（蘇）大司農臣延年（田）宗正臣德

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
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
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
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
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
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
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
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
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

詛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
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
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
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
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
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
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
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
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

敘有光
景

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
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
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
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
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
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
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
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
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

數進諫是文致語所以愍王有爭臣七人之說

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

儉爲太宗、令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毋、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

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絶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前昌邑王海昏侯賀武帝孫

孝宣帝即位心内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

敞圖上衣服言語動作態狀心術奴婢女子室

宅門户
覽之釋
然得入
告之體
賓自保
卹敵故
全之也
文古瀞
有致
形容懸
懸可掬

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
朝内食物、宅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
以王家錢取卒、迺（盡也）宮瀞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
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
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
便、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
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
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
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

跪曰持轡毋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
長孫女羅紨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
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
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
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
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
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
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
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

元帝乃能斷王昭君事

世徒見元之養亂而不追宣之種禍然其斥儒有節遠

上由此知賀不足忌保从呆从人呆从尸从木以賀按之果然

孝元皇帝

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

過[illegible]學君矣

此後代加尊號之漸如此詔旨

上有意欲用淮陽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

○○肯○○、

終不背焉

孝哀皇帝

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曰漢興二百載歷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詔曰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

韋昭曰數陳聖劉之德也○○○○○

○○

駮甚

徃大內
觀虎慮
如羸羊
乂憶蛙
怒蟷臂

史論 卷一

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冀為海內獲福卒亡
嘉應皆違經背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
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下有司皆伏辜不遠之復似太宗誅

玉杯人時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

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
大口隆準音拙日角性勤於稼穡而兄伯縯升好俠養士常非
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
受尚書略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地皇

事可以
論光武
兄弟
亦審于
討

自稱柱
天都部

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爲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
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
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
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
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一
月有星孛于張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衆
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
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伯
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光

手段

阜賜爲漢兵下江兵所殺

武祠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甄　梁丘）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爲春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

高帝濶大光武縝密以數語十

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爲
乃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
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
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猛
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
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
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
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
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

之且光武無良平爲尤難

大膽

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
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
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
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
曰諾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
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
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扵外收兵時莽軍到城
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
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珤

天也

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説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塵埃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户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

迺至以三千人破百萬

吏士皆厭伏六月巳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
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
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
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
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
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
宛下兵到而陽墜其書尋邑得之不熹諸將既經累捷
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
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

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閒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

蔞亭上豆粥時

眞者假假者而人反以假林眞可笑可惟

此正麥飯時

帝王之興必有默相然

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
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
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旣而懼
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
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
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
王霸事
適遇氷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
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
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

神道設敎不必其質矣蛇指塗安知非計

審計

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䜌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叛背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

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畧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先遣吴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鄡吴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輙擊取之絶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逃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

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
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
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
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光武北
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
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
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謂
耿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
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

倉卒不可無此輩人

真亦捕盜一策

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懾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刼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也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

相追捕賊並鮮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

仁主之言

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幷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降城三月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吊人之義也○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

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劍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
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
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
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
受命○伯升拜大司徒以朱祐為護軍及世祖為大司
馬討河北復以祐為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扵中祐侍讌
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
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

顯宗孝明皇帝 莊

二字新

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陰麗華）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按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肅宗孝章皇帝（炟）

逵毋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毋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竇憲恃宮掖聲埶

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有此切責后家安得肆志此在章帝長者所難

歎

黄門畢六

類彼刺

史太守

靈帝 宏

後中常侍封諝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張等曰

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

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

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

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後太原河東狄道諸

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

呵不中者因强折賤買十分顧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

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

著何人猒然刺史太守之害烈於黃門以刻於習也

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
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
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
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
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内
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
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
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
自殺書奏帝爲暫絶脩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

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
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
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
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
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
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
榭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脩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
畢嵐鑄銅人四列扵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
斛縣扵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扵平門

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扵橋西、用灑南北
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
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
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爲車騎將軍、百餘日罷、
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
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
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
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
愛、皆投河而死○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

好買全賣

近日盜臣自爲交易比之於漢尤屬蔑

惡好筭計

此有何樂俗言山陵朝市互相羨憶不應顛倒至此

郡下至黄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毋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耶○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宫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帝著商估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青徐黄巾復起寇

郡縣甲子帝自稱無上將軍燿兵扵平樂觀

弘農王辯

明年山東義兵大起討董卓之亂卓乃置弘農王扵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强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爲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因

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埶不復爲
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